

宫廷与异域

17、18世纪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

清代宫廷与外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诸多精美的外国物品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输入皇宫，这些文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展现了所属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貌，也反映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本书以故宫所藏外国文物为起点，对清代的朝贡贸易、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元素做了研究探讨。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KULANGSU GALLERY OF FOREIGN ARTEFACTS
FROM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The Imperial
Palace Met
Foreign Cultures

Sino-foreign Interaction
in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任万平 郭福祥 韩秉臣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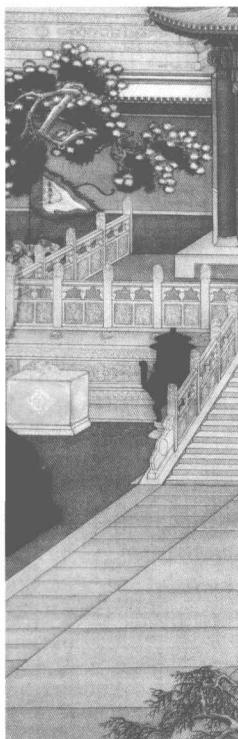
宫廷与异域

17、18世纪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

*The Imperial
Palace Met
Foreign Cultures*

Sino-foreign Interaction
in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任万平 郭福祥 韩秉臣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廷与异域:17、18世纪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任万平,郭福祥,韩秉臣主编.一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15-6850-7

I. ①宫… II. ①任… ②郭… ③韩… III. ①物质文化-文化交流-世界-17世纪—18世纪
IV. ①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1080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高 健

封面设计 李夏凌

技术编辑 许克华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

字数 386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前　　言

2017年5月14日，“宫廷与异域——清代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鼓浪屿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故宫博物院与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联合主办。来自境内外文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及与会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为配合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扩大故宫博物院第一家主题分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深境内外外国文物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举办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式由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业务副馆长李士娟主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馆长任万平和鼓浪屿一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筹备组常务副组长李云丽以及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分别致辞，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首都博物馆书记白杰等出席了开幕式。

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赖惠敏、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藏品主任刘明倩、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嵇若昕分别作主旨报告。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中，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斯洛文尼亚卢布雅娜大学、法国国家科学院东亚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主题，就清代的朝贡贸易、境内外博物馆外国文物收藏、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元素做了研究探讨，并就外国文物展览策划交流、文创产品开发、系列研讨会主题选择、境内外博物馆合作、博物馆的藏品建设与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经验交流和智慧分享。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公布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开拓了相关领域的学术视野，更重要的是，一批青年学者借论坛举办的机会展示了自己，提升了理论水平，收到了良好效果。

经过充分的交流和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应尽快结集出版。研讨会结束后，厦门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同仁即着手论文编辑工作。经过讨论，确定遴选与研讨会主题关系密切的论文编入文集。为保证文集质量，编委会与每位参会论文作者联系，敦请作者尽快修改好自己的论文并寄回。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工作，现在文集终于出版了。

在文集出版之际，要特别感谢厦门市鼓浪屿一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和故宫

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抽调专门人员保证研讨会的顺利召开，拨出专门经费资助研讨会的召开和文集的出版。也要感谢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同仁的付出和努力，与会者体味到的鼓浪屿之美也深深地融有他们的辛劳。在文集编辑过程中，白书升、洪小燚、林苏晗付出尤多，厦门大学出版社领导鼎力支持，编辑精心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间仓促，书中错漏难免，诚请同行和专家学者批评赐正。同时，我们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并期待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邵福祥

目 录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外国文物概述	郑欣淼 /001
文明交会的物证	
——故宫博物院外国文物收藏概述	郭福祥 /010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与日本莳绘漆艺	嵇若昕 /033
珊瑚与清代的朝贡贸易	赖惠敏 /047
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刘明倩 /075
清宫外来药物述论	关雪玲 /082
试谈清宫收藏的几件神圣罗马帝国车旋作品	施静菲 刘 岳 /092
斯洛文尼亚的 Skušek 中国艺术典藏	Nataša Vampelj Suhadolnik /102
军国之占：五星占与院藏清代《月五星凌犯时宪历》	周维强 /113
再论六世班禅进献乾隆帝七十寿礼之产地	许晓东 /130
逊清小朝廷中的西式元素	滕德永 /137
中西合璧：对乾隆时期苏州成做宫廷“西洋毯”的考察	万秀锋 /148
皇室首饰从西洋材质至西洋风格	景 闻 /158
清代宫廷外国织物的来源与用途述略	章 新 /166
明式家具对西方家具近代化的影响	芮 谦 /189
西方传入中国清代宫廷的哆罗呢与印花毡	付 超 /200
故宫藏清廓尔喀军刀及其历史意义试析	刘立勇 /209
投桃报李	
——金漆日本风景图砚箱解读	展梦夏 /224

清宫旧藏日本莳绘漆器述略	王 鹏 /238
一场穿越古今中西的朝贺 ——《万国来朝图》中合勒未祭亚省夷人考	仇泰格 /251
从一件蓝彩挂盘浅谈 18—19 世纪欧洲陶瓷业发展	翟 毅 /268
日本《古梅园墨谱》与传世古梅园墨	赵丽红 /284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外国文物概述

郑欣森*

清宫存藏至今的外国文物，主要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也有一些。故宫博物院的外国文物还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目前已知的在1万件左右，包括艺术品（陶瓷、书画、织绣等）、科学仪器、钟表、武备、书籍、生活用品及其他。

故宫外国文物的来源，有西洋传教士的进献、藩属国的贡品、外交使团礼品、臣工进献、通过贸易渠道采办等多种方式。

一、西洋仪器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基督教自唐代以来的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实力决定了传教士必须放弃武力传教的主张。即在不影响其教义完整性的前提下，尊重中国文化与习俗。而科学知识及文学、艺术、语言、绘画等都成了传教的手段，或者说，传教与输出科学技术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两翼，集传教士和科技人员于一身，乃是当时的特点。清代宫廷作为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科技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因此故宫博物院得以珍藏了一大批反映西学东渐的科技文物。

这批西洋仪器中，广为人知的是钟表。清宫曾收藏陈列了大量中外钟表，耶稣会教士沙如玉在乾隆时期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具以上。后来损失流散不少，但仍有一大批保存了下来。故宫博物院现有中外钟表1650件，其中外国钟表1500件，占到90%以上，中国制造150件。此外，现在收藏清宫钟表的，颐和园有100余件，南京博物院50余件，承德避暑山庄50余件，沈阳故宫30余件。另有一些流散到海内外，例如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2008年曾委托香港佳士得拍卖15件18世纪清宫制作的珍贵时钟藏品。

故宫博物院所藏外国钟表，包括了英国、法国、瑞士以及美国、日本等国所产，

* 郑欣森，故宫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种类包括钟、怀表、唱机、八音盒、街头风琴、炮车模型、船舰模型、机械玩偶等，制作年代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不仅反映了这200年间世界钟表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其中英国钟表约800件，法国与瑞士钟表各300件。英国钟表又以18世纪的产品为最多。18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钟表也以优美的造型、华丽的装饰、巧妙的机械传动装置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钟表，同时又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钟表大师，如詹姆斯·考克斯、威廉森等，他们的作品在清宫中都有不少收藏。来自法国的钟表多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产品，它们在技术与造型艺术上集中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构思奇妙，设计新颖，反映了法国匠师的创新精神，同时也是法国钟表制作水平的标志。瑞士的钟做工讲究，精湛无比。西方各国制造的各式形体小巧的袖珍表，造型丰富，材质珍贵，也纷纷进入中国，受到帝后及显贵的喜爱。这些藏品都是各国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尤为可贵的是，多数至今仍能正常使用。

西方钟表进入皇宫，促进了宫廷钟表制作工艺的发展。宫廷造办处设有做钟处，在传教士的指导参与下制造与修理钟表。最盛时多达上百人。做钟处所造御制钟多以木结构为主体，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所制作的大自鸣钟体量极大，最大的紫檀木雕花楼式自鸣钟，高达585厘米，底座260厘米。所用木料主要有紫檀木，兼有高丽木、花梨木、杉木等。紫檀木上或雕花，或镶嵌铜条，或光素。此外，还有在黑漆地上描金的洋漆钟架。钟的造型为亭、台、楼、阁。有的钟外形简直就是宫殿建筑的具体而微，连栏杆、柱头乃至屋脊上的吻兽也悉数做出。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座座钟表，不仅是计时工具，而且都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英、法、瑞士等国制造的钟表，采用了齿轮联动的机械构造，在钟的外表装饰了人、禽、兽及面具等，能够定时表演，出现耍杂技、演魔术、写字、转花、鸟鸣、水流等景观，动作复杂，形态逼真，配上悦耳的音乐，令人惊叹不已。又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沾溉和影响，这些钟表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在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特点。中国皇家制造的钟表，为了突出皇家的权威，多用紫檀木、红木为外壳，以亭台楼阁的传统建筑形式为造型，上嵌珐琅或描以金漆等，烘托出古朴与威严。这些钟表以乾隆时期制造的居多，如用5年时间制作的“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设计复杂，做工精细，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巧妙地体现在一座钟表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每每令参观者流连驻足。尽管各自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它们以不同造型出现，但装饰华贵、制作精美、功能复杂，均代表了当时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具有极高的机械科技价值、工艺美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除了钟表，故宫博物院收藏清宫遗存的天文地学算学及测量绘图仪器760件，其中一级品即达109件。这批文物收藏有三个特点：

其一，数量巨大且种类齐全。天文仪器有日月星晷、天体仪、浑仪、星盘等；地学仪器有地球仪、象限仪、测角器、铜版地图、指南针等；算学仪器有算尺、比例尺、分离尺、角尺、矩尺、比例规、算筹、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模型等；测量仪器有象限仪、全圆仪、测角仪器；绘图仪器有套式绘图仪等；光学类仪器有折射望远镜、反射望远镜等。

其二，清宫遗存各类仪器之多之精，与当时的科技活动紧密相连，也与皇帝个人喜好有关。康熙初年，钦天监内爆发了一场因奉行不同天文理论而产生的“历法之争”，康熙皇帝看到西洋科技准确的预测功能，遂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康熙皇帝倾心于自然科学，向南怀仁学习天文历法、星象学、地学等，特别是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历经10年进行了大地测量活动，测量后绘制出亚洲最先进的地图《皇舆全览图》。乾隆年间，又仿康熙朝之例，进行了第二次全国地理勘测，绘制了铜版地图《乾隆内府舆图》，这是中国实测经纬度地图完成的标志。

其三，在引进仪器的同时，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宫廷造办处也进行改制研制。富有名望的传教士为朝廷设计制作具有一定水平的仪器，诸如德国汤若望制作的“新法地平日晷”、比利时南怀仁等制作的“银镀金浑天仪”、德国戴进贤等参与制作的“铜镀金三辰仪”等。有的仪器经过改进后增加了新的功能。如清初宫廷制造的手摇计算器，在借鉴西方相关制作理论上进行研制，机芯内设置齿轮系统，使计算机具备了加减乘除的使用功能，比之同期清宫内西方制造的滚筒式计算机，在设计与使用功能上，都略胜一筹。为方便皇帝外出应用，宫廷还特别设计了便于携带的袖珍成套仪器，或可折叠的小型仪器。其中“银镀金简平地平合璧仪”，整体似一小方盒，开启后正反面是不同用途的仪器，即用于测日月星的三辰晷、测方位角的罗盘仪、测水平角的象限仪、测星象求得时刻等功能的演示性的简平仪，以及时刻度分盘，将六种使用功能的仪器集于一体，可谓精致之极。清宫所造仪器用料上乘，精于设计，做工精湛。算学仪器中有象牙、虬角算筹、象牙尺、玉尺；浑仪中银镀金的环架，配以紫檀木或黄花梨木的支架，再施以镂雕技术精雕花纹，为仪器增加了艺术气息；有的则是通体镀金，金光灿烂而华美异常。

汇集于清宫的仪器，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科技理论的变化与发展。清代，科技仪器制作一改传统度量单位，全面引用西法，如分圆周 360° ，分一日为96时刻的度量单位，从而拉近了中国与西洋历法、地理测量等学科的距离。清中期，西方制造的用于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仪器，为18世纪先进的科技仪器，这对中国摒弃落后的“地心说”起了积极的作用。清宫当年的各类科技仪器，在中国古代重理轻技的大学术环境下，不仅在宫廷史领域，而且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故宫西洋仪器的研究，钟表类的成果比较突出。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钟

表史研究一直纳入科技史范围，参与者多是科技史界学者，一般也多以文献研究为主，而对于中国钟表史的研究而言，由于工匠阶层地位低下，他们的事迹行状很少进入主流阶层的关注视野，有关他们的文献记录是相当有限的，在中国钟表史的研究中实物资料尤其是博物馆收藏就显得特别重要。由于丰富的钟表收藏，故宫博物院及其他收藏机构的钟表研究就有着独特的意义，其成果也是对中国钟表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这其中又以故宫博物院几代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古物陈列所与早期故宫博物院都曾陈列展览宫廷钟表，并在《故宫周刊》上以图文形式介绍。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特别邀请英国专家西蒙·哈特·史密斯为当时陈列的故宫与古物所的钟表编写一本说明图册 *A Catalogue of Various Clocks, Watches, Automata,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Objects of European Workmanship Dating from the XVIII th and the Early XIX th Century, in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Wu Ying Tien, Peiping*（《北平故宫博物院和武英殿藏 18—19 世纪初各式西洋钟表目录》）。该书对 115 件（对）钟表进行了介绍，包括测量数据、制作的大致时间、产地、钟表的外观描述、是否成对等信息，并配有钟表图片 36 张。此书以西文向全世界发行，成为西方钟表界了解清宫钟表收藏最主要的文献之一。50 至 60 年代，故宫在东板房开辟了钟表馆，80 年代又改在奉先殿，50 多年来钟表馆一直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50 年代，十几岁就进入清宫造办处从事钟表修复的徐文璘先生发表了《谈清代的钟表制造》（《文物》1959 年第 2 期）等文章。从 80 年代以来，故宫的商芝楠、刘月芳、关雪玲、郭福祥等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清宫钟表以及钟表史的探讨不断深入。同时编印了《清宫钟表珍藏》（陆燕贞主编，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版）、《钟表鉴赏与收藏》（陆燕贞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版）、《钟表的中国传奇》（法文版）（张普、郭福祥，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 年版）、《你应该知道的 200 件钟表》（关雪玲主编，紫禁城出版社 2007 年版）、《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关雪玲，紫禁城出版社 2009 年版）、《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郭福祥著，故宫出版社 2013 年版）以及钟表馆图录《故宫钟表》（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 2004 年版）。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加强了与国内外钟表收藏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在重视普及的同时，研究水平也在提升，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把古钟表修复技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以申报，故宫更加重视古钟表的技艺传承，也促进了相关的科学的研究。南京博物院宋伯胤曾撰有《清代末南京、苏州造钟手工业调查》（《文物》1960 年第 1 期），这是我国地方钟表史研究较早的成果之一。2013 年，南京博物院编印了《精准与华美——南京博物院藏钟表精品》（凤凰出版社）一书。颐和园开辟了钟表专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在多地举办“弦轮密运——沈阳故宫藏清宫钟表”展览。

二、藩属国贡品与外国礼品

1. 琉球贡物

历史上琉球是中国东海中的一个岛国（即今日本冲绳群岛）。据史籍记载，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当时的琉球王察度开始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贺、纳贡，双方正式确立了宗藩关系，明廷赐其国王家族姓“尚”，含有尊重之意。此后，琉球一直奉明清两代正朔，定期朝贡，并接受册封。一直持续到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为止，时间长达 507 年。

清政府自顺治朝至光绪朝，在近 300 年内，共 8 次派遣赴琉球的册封使 16 人，先后册封 8 人为琉球国王。册封使分正使、副使，以文臣为主。他们在完成使命、离开琉球后，往往要以图画或文字的形式向皇帝汇报册封的经过，或介绍琉球的现状、民俗风情等。目前，所见册封使写下的书籍很多。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有汪楫《中山沿革志》一卷（康熙年抄进呈本）、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康熙六十年二友斋刻本）、周煌《琉球国志略》（乾隆朝抄本）等。故宫博物院存有原清代皇宫旧藏的与琉球相关的绘画作品共 7 件，它们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了清朝政府与琉球国交往的历史。册封使留下的画作，故宫博物院尚存两册，即《册封琉球图》和《琉球全图》，都极其珍贵。《册封琉球图》描绘的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派遣以海宝为正使、徐葆光为副使的册封团，持诏敕文书册封 20 岁的世子尚敬为琉球王的史实。《琉球全图》则是本描绘琉球的民俗风情、语言文字、居室建筑、海洋物产等 11 个方面的图册。

染织品——“红型”。红型是冲绳地区流传至今的传统染织工艺品，在中国往往称为“印彩”或“彩印”。由于所用的纺织品主要是不透明的木棉布（还有绢、麻），加上印染图案细密繁杂，需要高超的印染技巧，而其中的“胧型”染织品，则需要多枚型纸反复印染，难度更大，代表着当时琉球国织染技术的最高水平。故宫博物院现收藏琉球王朝时期的“红型”，有 30 余种不同纹饰及不同颜色的藏品，具有不同技艺流派的表现及风格，反映了“红型”融纯朴及自然美为一体的艺术风格及别致的工艺特征。

漆器。一般认为，琉球的漆器及其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1612 年首里王府开设监督漆器制作的奉行所，制作专供朝贡的漆器，虽然起步较晚，却别具特色。琉球制造的漆器有螺钿漆、堆锦、雕漆、戗金漆等品种，故宫博物院虽只有其中的螺钿漆和堆锦两个品种，但都十分精美，能够充分体现琉球漆器工艺的水平和艺术特色。

十余年前，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展琉球文物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中琉关系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中琉关系的档案、文献已经编

印出版了很多，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已出五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也出了三编，琉球国古籍《历代宝案》台湾大学1972年也出了影印本，鹭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30册，黄山书社出版了《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1997年）。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从1986年召开第一届，至2011年已经分别在台北、那霸、福州等地开到第十三届，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研究中琉关系的著作也很多，如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但是，利用故宫博物院的琉球文物研究中琉关系，长期以来未引起重视。2003年至2008年，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合作，共同调查故宫博物院所藏琉球文物。通过互访、实地调查、文物拍照、查询信息资料等工作，确定院藏琉球时期相关文物110余种，700余件。主要为“红型”、漆器、武备器具、绘画、书籍及泥金折扇等工艺品，为琉球王国时期进献的文物。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印行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冲绳关连文化财调查报告书》（冲绳县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147集）。2004年曾在日本冲绳县举办过展览，出版了《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琉球王朝的珍宝》展览图录。2008年11月在冲绳县新建博物馆举办了“古琉球王国辉煌风貌展”，故宫专家与冲绳专家就有关中琉交往历史以及漆器、织绣、兵器、书画等的研究论文，都收集在《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秘藏古琉球王国辉煌风貌》一书中。对这批珍贵文物的深入研究，无疑对中琉关系会有新的认识。

2. 廓尔喀贡物

廓尔喀即今尼泊尔，清代又称巴勒布，雍正年间，入贡清廷，后中断。廓尔喀曾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利用西藏宗教领袖内部矛盾，入侵西藏，清廷派兵入藏征讨，廓尔喀闻大军进藏，即与西藏地方讲和，不战而退，并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派出贡使团入京。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再次侵藏，洗劫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乾隆五十七（1792）年，清政府命福康安等人率军入藏作战，败廓尔喀。廓尔喀与中国建立起五年一贡的朝贡关系。从乾隆五十四年开始，廓尔喀共向中国进贡8次，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廓尔喀的贡品中，刀剑很有名。廓尔喀在乾隆五十四年第一次贡刀，乾隆曾作《题巴勒布贡刀六韵》，其中有“军营奉表将臣奏，京国贡刀使者充。水断蛟龙薄析兕，光连星斗气如虹”之句。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廓尔喀腰刀、左插刀、云头刀、手插刀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所贡珊瑚串。

3. 马戛尔尼使华礼物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马戛尔尼任全权大使的使团带有英王庆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信函和各种礼品。于9月14日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皇帝，这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交往。期间，马戛尔尼提出中国割地设行、扩大贸易的六点书面要求，乾隆帝逐条加以驳斥，全部拒绝。10月7日，使团一行乘船由运河南下杭州，然后

改行陆路至广州离境，于 1794 年 9 月回到英国。

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共 19 宗，总计 590 余件。这些礼品均代表了 18 世纪英国工业生产的工艺水平与科技水平。乾隆帝十分珍视这些礼品，命令将其分别摆放于宫中、圆明园、热河等处，以便随时观览。经过 200 多年沧桑，英使的礼品大部分已经散失，有的甚至又返回了英国，还有一些仍然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等处，如数件火枪、望远镜架子等。在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第 10 件为“杂样印画图像”，据“贡件清单”：“内有红毛英吉利国王全家人像，并有城池、炮台、长桥、堂室、花园及乡村之图、交战之图、异样洋船图。”这一大型图册由乔治三世亲自精心策划，由当时英国最具权威的专家编纂，经过精湛细腻的打造，历时一年多而完成。图册分为 16 册，各册大小开本不一，每册最多达 359 页，最少亦有 65 页，总计 2108 页，图文约各占一半。小羊皮包裹书面，大幅烫金图案。内页全为铜版雕刻印刷，用墨讲究，质感一流。书侧则刷以贵重金属粉。图册总重量达 136 公斤。2005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这件礼品，仍然保存完好，于是联合厦门外文图书出版公司等对它进行了复制，命名为《钦藏英皇全景大典》，对外限量发行。2007 年 6 月 12 日，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在向女王递交国书时，把第一套复制画册赠送给了英国女王。

三、日本文物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可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日本的绳纹文化时期。日本文化不断从中国文化中吸取养分，到 10 世纪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和风文化”。故宫博物院藏有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17—19 世纪）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家具等。

日本素有“漆器之国”之称，故宫博物院藏日本文物中以“洋漆”为多，达 2900 余件。清代由于皇帝的喜爱，长期购买日本漆器，并在宫廷专设洋漆坊进行大量制作。日本漆器以桧木制作胎体，独有细密体轻、历久不变形的特点。依据其制作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描金漆（日本称作莳绘）、彩绘漆、螺钿漆等。其中描金漆是日本漆工艺中成就最高的品种，享誉世界。描金漆多数以黑漆、少数用洒金漆或红漆为地，再用金，少数加银或彩漆来描绘千变万化的花纹。饰金方法有平描、凸起、晕染等，日本将它们分为平莳绘、高莳绘、研出莳绘、肉合莳绘、锖上高莳绘等。一器之上往往运用多种技法，使图案花纹富于变化，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清代宫廷藏书中，有一大批日版汉籍、日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医学、绘画、书目、建筑、风土等多方面，版本有木刻本、铜刻本、铜活字本、抄本、彩色套印本和铅印本等。成书、翻印的时间上至明，下迄清代早、中、晚各期。装帧、印刷亦十分精

美。例如原藏于方略馆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为大隈重信所撰，宣统元年（1909）由日本遣员送至北京，外务部代为进呈，盛于黄绫包面木盒，签题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卷首有大隈上奏文，摺首书“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并有醇亲王、庆亲王及载振、鹿传霖、袁世凯、徐世昌等大臣题序数十篇。故宫博物院还保存有两部完整的光绪十四年（1888）日本迈宋图书馆铜印《西清古鉴》，此书为日本摹刻武英殿聚珍本，光绪十九年（1893）购回铜版进呈宫内，在宫内又利用此铜版重新印刷，现存有一部，装帧考究，明黄绫书衣，签题“钦定铜版西清古鉴”。

故宫博物院收藏日本七宝烧 133 件。七宝烧在中国称为珐琅器，是日本国一种以金属为胎，表面装饰以石英为主体原料配制的各种颜色料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七宝”源于佛经梵语的译词，《法华经》以金、银、琉璃、玛瑙、珍珠、红宝石等为七宝。日本七宝烧制品，具有胎骨轻薄、器形规整、纹样线条纤细规整、珐琅均匀细腻、光泽闪烁、色调艳丽明快等特点，它与中国的掐丝珐琅器（景泰蓝）、画珐琅器一样，为世界工艺品中的奇葩。

故宫博物院藏日本陶瓷约 500 件，其中 19 世纪中晚期烧制于日本有田地区的伊万里烧，作为清宫殿陈设给宫廷增添了亮点。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日本家具种类繁多，有屏风、柜格、桌案、椅凳、箱盒等类，在功能和造型方面结合巧妙，既美观又实用。

2002 年，故宫博物院从院藏的大量日本文物中精选 154 件套，在日本举办“故宫藏日本文物展览”，展品多为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17—19 世纪）的各类艺术品。其中，绘画包括了轴、册、扇等各种装裱形式，及山水、花鸟、人物、佛像等多种创作题材，且有日本江户时期以来画坛上的主要画家雪舟等杨、雪村周继、丰原国周等人的《山水》《鹰图》等优秀作品。并出版了《故宫藏日本文物展览图录》（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版）。

四、其他外国文物

武备，有高丽刀、马来西亚乌木鞘剑、欧洲产小型臼炮、五一鞘燧发枪、乾隆御用荷兰改鞘枪、西洋气枪等。

漆器，缅甸 150 余件，另有俄罗斯、泰国等产漆器。

瓷器，有泰国、朝鲜、越南、英国、法国等 100 多件。

地毯、挂毯 50 余件，主要来自欧洲。

医药物品，200 件左右。来自美国、西洋等地。种类包括各种香露、成药、日本医疗器械。

生活用具，1000 件左右。有玩具、银器、鼻烟壶、卷烟、咖啡具、灯具、灯泡、电

话、自行车、洋蜡、香料、化妆品、香水、粉盒。能使用的 100 件左右。

唱片，300 件左右。为西洋纸唱片、铁唱片。

另有高丽纸、高丽布、缅甸布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外国文物，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一，这些外国文物种类丰富，相当一部分是艺术珍品，为明清不同时期的收藏，且涉及多个国家，是一个难得的外国文化艺术宝库。

第二，这些外国文物大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往往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是中国明清时期外交史、文化交流史和宫廷史的重要载体与见证。

第三，这些外国文物多与故宫的同类文物存在着密切关系，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它们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故宫收藏。

故宫博物院的外国文物种类丰富而复杂，地毯、刀剑、佛像、西洋书、医药药具，陶瓷来自日本、英国、法国、泰国等，漆器也有来自泰国、缅甸、俄罗斯等，生活类文物更是来自五湖四海，每门都有学问，有的已有了成果，但多数尚待继续研究。

文明交会的物证

——故宫博物院外国文物收藏概述

郭福祥 *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举世瞩目、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物作为这种创造过程和历史的见证，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历代皇帝为了满足自己奢华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将大量的绝世精品吸纳入宫，从而使皇宫成为中国文物珍宝最集中、最宏富的收藏地。同时，作为东方具有世界影响的庞大帝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宫廷运行的常态。这种交往和交流，通过国家礼品、进贡、贸易等途径引发了相当规模的世界间物质文化产品的互换和流动，大量异域文明的物质成果进入中国宫廷视野，纳入宫廷收藏的范围，从而亦使宫廷成为外国文物最集中、最宏富的典藏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其中的180万件文物珍藏中，外国文物亦不在少数。这些外国文物有的是清宫对外交往的直接遗存，有的则是故宫博物院建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个人捐献、机构调拨和收购的。应该说，故宫博物院的外国文物收藏是现在中国境内所有外国文物收藏中最为庞大的和级别最高的部分，为认识和研究明清宫廷中外交流和皇家生活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分享故宫博物院的外国文物收藏，几年以前故宫博物院和厦门市政府签订协议，联合创建故宫博物院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专门展示故宫的外国文物藏品。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对外国文物研究还很薄弱，这样做无疑是一种挑战。作为该馆建成后的首个展览，如何让观众比较全面地了解故宫外国文物的收藏状况，深入理解这些收藏的价值和意义，是我们考虑开馆首展最主要的因素，于是就有了此次故宫藏外国文物精品展的筹办。

需要强调的是，清宫收藏的外国文物是异常丰富的，涉及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个有限的展览中，不可能将其全部展示出来，只能择其精要，以使观

*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